

“涅曼”案件

SULIANWENXUE

К
А
О

弗·鲍戈莫洛夫 著

当代苏联文学



“涅曼”案件

弗·鲍戈莫洛夫 著

王 燎 译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江奇勇
封面设计 蒋万景

“涅曼”案件

弗·鲍戈莫洛夫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7.5 插页：2 字数：405,000

印数：150,000

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2·896

定价：1.21元

献 给

那些拯救过很多人的为数不多的人

1 阿廖辛、塔曼采夫、勃林诺夫

他们是三个人，在文件上的正式名称是：方面军反特局“搜查行动小组”。他们有一辆饱经风霜的小卡车，是高尔基汽车厂生产的吨半卡车。此外，他们还有一名叫西日尼亚克的司机。

经过六天六夜十分紧张、但一无所获的搜查活动之后，他们在暮色苍茫中疲惫不堪地回到了反特局。他们以为，明天终于可以足睡一天，好好地休息一下了；然而，当组长阿廖辛大尉去上级那里汇报时，又接到了新的命令：他们必须马上出发，到什洛维奇森林地区继续进行搜查。他们先给汽车加足了油，然后利用吃晚饭的时间听了专为他们派来的一位地雷工兵军官的详细介绍，两小时以后，三个人便出发了。

在天亮以前，他们竟跑完了一百五十多公里路程。虽然太阳尚未露面，天色却已开始透亮了。西日尼亚克停住车，站在脚踏板上，伏在车帮上推了推阿廖辛。

阿廖辛大尉是个中等身材的瘦子，他那张沉着平静、晒得黝黑的脸上有两道浅黄色的眉毛，眉毛似乎是被太阳晒得褪了色。他撩开军大衣，瑟缩着身子站了起来。卡车停在公路路边，四周一片静谧，空气清新而又潮湿。在大约一公里半的前方有个不知名的村庄，村中金字塔形状的黑屋顶隐约可见。

“什洛维奇到啦。”西日尼亚克报告道。他打开卡车车盖，伏身检查起马达来了。“要把车再开近一点儿吗？”

“不用了。”阿廖辛看了看四周说，“好地方。”

左边有一条小河，两岸平坦、干燥。公路右侧，在一片收割过的麦地和灌木丛后面是一望无际的森林——大约十一个小时之前曾有人从这里发过电报。阿廖辛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会儿，然后叫醒了还在车斗里睡觉的另外两位军官。

两位军官中的一个叫安得烈·勃林诺夫，今年十九岁，是个浅黄头发的中尉。他立即醒了，双颊绯红地坐在干草堆上，揉了揉眼睛，但没完全清醒过来，还两眼发呆地瞪着阿廖辛。

要想叫醒另外一位军官，也就是塔曼采夫上尉，那可就不容易了。他睡觉时总是用雨衣蒙着头。如果有人叫他，他会把雨衣抱得更紧，在半睡眠状态中还要蹬几下腿，翻个身又睡着了。

他也终于醒过来了。当他确信人家不会让他继续睡觉时，也就掀开雨衣，坐了起来，用浓眉下一对深灰色的眼睛不满意地望着四周，实际上并没有针对性地问道：

“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

“跟我来。”阿廖辛一边朝小河走去，一边对他喊了一声。这时，勃林诺夫和西日尼亚克正在河边洗脸。“洗洗脸，清醒一下。”

塔曼采夫望了望小河，使劲儿地啐了一口唾沫，突然翻身一跳，几乎没扶车帮就跳下了卡车。

他象勃林诺夫一样是个高个子，但他的肩膀更宽些，腰更细些，肌肉更发达些。他伸了伸懒腰，观察了一下四周，便走到河边，解开上衣纽扣，开始洗脸。

河水如同泉水般清凉怡人，清澈见底。

“一股臭水沟味儿，”塔曼采夫说道，“你们发现了没有，

所有的河水，甚至是德聂伯河的水，都有一股臭水沟味儿。”

“凡是比海洋小的东西当然都不会使你满意。”阿廖辛边用毛巾擦脸，边嘲笑他说。

“事实就是事实嘛！……你们是没办法理解这一点的。”塔曼采夫遗憾地看了看大尉，叹了口气，便迅速转过身去。他打着上级的官腔，但显得很高兴的样子喊道：“西日尼亚克，早饭在哪儿呀！”

“别嚷嚷。我们不吃早饭了。”阿廖辛说道。“大家吃点干粮算啦。”

“这日子过得不错嘛！……睡不得睡，吃不得吃……”

“喂，上车！”阿廖辛打断了他的话，并转身对西日尼亚克说道：“你先找个地方去溜一溜吧……”

三位军官爬进了车斗。阿廖辛点起一支烟抽了起来，过了一会，他从背包中取出了一张新地图，摊放在胶合板制的手提箱上。他比量了一下，便在标有“什洛维奇”字样的上方用铅笔划了个圆圈儿。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地方。”

“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啊！”塔曼采夫不高兴地说道。

“别废话！”阿廖辛严肃地说了一句，板起了面孔。“现在听我的命令！……看见那片森林了吗？……就在这边。”阿廖辛指了指地图，“昨天十八点零五分有一个短波无线电台在这里发了电报。”

“这还是那个电台吗？”勃林诺夫没有把握地问道。

“就是那个电台。”

“有电文吗？”塔曼采夫抢着说。

“据估计，可能是在这个方形地带之内发的电报，”阿廖辛似乎没听见塔曼采夫那句问话，继续说道，“我们将……”

“那么，波里亚可夫有什么想法呢？”塔曼采夫巧嘴尖舌地问道。

这是塔曼采夫常提的一个问题。他几乎总是这样地提出问题：“但是波里亚可夫说了些什么？……波里亚可夫有什么想法？……这件事您跟波里亚可夫商量过吗？……”

“我不知道，他不在。”阿廖辛说道，“我们将搜查树林……”

“那么有电文吗？”塔曼采夫坚持问道。

“我们将搜查树林。”阿廖辛也提高声音坚决地重复道。

“必须找到脚印，找到那个刚留下来的新脚印，它只有一昼夜的时间。看看地图，记住自己分管的地段。”

阿廖辛把树林北部用铅笔轻轻地划成三个方块，向军官们作了解释，详细地说明了方位，并继续说道：

“我们先从这些方块地段开始搜查，要特别仔细地在这一带寻找！然后再到外围。搜查工作进行到十九点钟为止，禁止在树林里待更长的时间！搜查结束后到什洛维奇集合。卡车还藏在那边灌木林里。”阿廖辛用手指了指，勃林诺夫和塔曼采夫顺着他的手势看了一眼。“把肩章和军帽都摘下来，把军人证件也留下，武器要隐蔽起来带好！如果在树林里遇见什么人，要随机应变。”

塔曼采夫和勃林诺夫解开了军服上衣领子，取下了肩章。阿廖辛束紧腰带之后说道：

“不许有一分钟的麻痹大意！要时刻记住：有可能碰上地雷，也可能有人突然袭击你们。别忘了，巴索斯就是在这儿被打死的。”

他丢掉烟头，看了一下手表，站起来命令道：

“开始搜查！”

2 作战文书^①

战 报

红军作战部队后方保卫总局局长收
副本交方面军“锄奸”^②反特总局局长收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三日。

发起进攻五十天以来(包括八月十一日)，方面军正面和后方的作战形势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我军进攻行动顺利，但方面军未能联成一片。被德军占领长达三年多的白俄罗斯共和国全境和立陶宛的大部领土已获得解放；

消灭了敌军的“中心”集群，该集群曾拥有近五十个师的兵力；

在新解放的土地上，残留下来的敌特组织和讨伐队员、敌人的走狗、祖国的叛徒多如牛毛；他们中的多数人为了逃避惩

① 此处和下面引用的所有作战文书中说明保密级别的印章、负责人的批示、文件收发记录(收送时间、转送人和收件人)以及文件号码都已省略。

作战文书中(包括本小说)提及的某些将领和校官的姓氏，某些兵种和部队的真实番号以及四个居民点的名称都不是原来的真实名称。

② 俄文“Смерш”是“смерть шпионам”(消灭特务)的缩写，现译为“锄奸”，这是一九四三年成立，到一九四五年撤消的苏联反特军事机关的名称，全称是：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锄奸”反特总局。“锄奸”反特总局及其各机关均由最高统帅兼国防部部长约·维·斯大林直接领导。——译注

罚而转入地下，结成匪帮，出没于森林和农村各处；

在方面军后方发现了数百个由残留的敌人官兵组成的互无联系的股匪；

在新解放的土地上残存着各种民族主义地下组织和作战单位，曾发生过多起抢劫事件；

我大本营正在重新部署我军兵力，而敌人则力图了解苏军作战计划，试图查明我军将在何处并以多大兵力发起下一次进攻。

次要特点

这一地区森林多，大面积森林尤其多，是残敌和各种武装股匪以及逃兵极好的藏身之所；

战场上留下了大量武器，这使敌对分子有可能轻而易举地武装起来；

地方苏维埃政权机关和各企业虽已恢复，但人手不足，缺乏战斗力，尤其是各基层组织；

方面军各部队人员不足，因此，在扫荡各部队自己的后方时，难以得到兄弟部队和连队的支援。

德军残余官兵情况

七月上旬敌人的残余官兵还只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即秘密地边打边退，逃往西方，穿越我军战斗队列并同自己部队集结。但七月十五日——二十日德军司令部发出命令（这些密令不止一次地被我破译），要求所有残余官兵不要越过战线，相反，要求他们留在我军正进行战斗的后方，搜集军事情报并用密码通过无线电台发回，而且要他们着重搜集关于红军部队的兵力部署和移动方面的重要情报等等。

关于民族主义地下组织和武装的情况

一、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在方面军后方，有设在伦敦的

波兰流亡政府领导的下述一些地下组织在活动：“人民武装力量”，“国民军”^①，最近几周才组织起来的“独立”大队，以及在立陶宛共和国领土上和在维尔纽斯市进行活动的“政府特派员办事处”。

上述地下武装的核心是波兰军官和预备役下级军官、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和部分知识分子。所有这些组织都归伦敦的索森克夫斯基将军领导，而他则通过自己在波兰的代表“布尔”将军（即塔杜什·卡莫罗夫斯基伯爵）、“高热哥日”上校（即彼尔岑斯基）和“尼尔”上校（即费尔道夫）直接指挥。

现已查明，伦敦指挥中心曾命令波兰地下组织，要求他们在红军后方积极开展破坏活动；为此，命令他们把大部兵力和武器以及一切可以收发电报的无线电台都秘密保存起来。今年六月，抵达维连斯基和诺沃戈罗德斯基两地活动的费尔道夫上校向当地组织下达具体命令如下：红军到来时，甲）抵制军事和民政当局的各种行政措施；乙）破坏方面军的交通线，杀死苏联军人和地方领导干部以及积极分子；丙）搜集有关红军和红军后方的军事情报并用密码发给“布尔”将军，即卡莫罗夫斯基，亦可直接向伦敦发报。

今年七月二十八日截获并破译了伦敦指挥中心发给所有波兰地下组织的密码电报，内容是要求这些组织不承认在柏林成立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并抵制其一切措施，特别是动员参加波兰人民军的措施。该电报还提醒他们注意，必须在苏军作战部队后方积极开展军事侦察活动，为此，命令他们要不断监视

^① AK(国民军)是设于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领导的地下武装组织，它曾在波兰、南立陶宛和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的领土上进行活动。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国民军的许多部队根据伦敦领导中心的命令，曾在苏军后方进行破坏活动；杀害红军官兵和苏维埃工作人员，进行间谍活动，骚扰和劫掠和平居民。国民军分子往往穿着红军官兵的制服。

一切铁路枢纽站。

最积极制造恐怖和进行破坏活动的敌人武装是“狼”（在鲁德尼茨基密林里）、“鼠”（在维尔纽斯地区）和“拉戈聂尔”（在利达市一带，约三百人）。

二、在立陶宛新解放的土地上还有许多民族主义武装股匪在活动，他们躲在森林中和某些居民点中，自称“立陶宛游击队”。

这些地下武装的基干分子是“白袖章”和德寇的其他忠实走狗，原立陶宛军队的军官和下级军官、地主、富农以及其他敌对分子。上述各武装组织的行动均由“立陶宛民族阵线委员会”统一指挥，而该委员会是德军司令部及其侦察机关指派建立的。

据已被捕的民族主义武装成员供认，立陶宛地下武装组织除对苏军人员和当地行政领导人员横加残杀之外，其另一任务是在红军后方和交通线一带进行侦察活动并将获得的情报立即通过无线电台发出，因此，许多武装股匪都装备有短波电台、密码本和德军破译密码的手册。

最近时期若干敌对活动的典型事例

（八月一日——八月十日）

在维尔纽斯市及其近郊，夜间曾多次发生过红军军人被杀害或失踪事件，十一名军人被害，其中有七名军官。一名波兰少校也在该地被害，他是到亲人处短期度假的。

八月二日，巴斯图纳火车站的水塔被炸并烧毁。

八月二日凌晨四点钟，在卡利坦茨村，前游击队员、目前正在红军中服役的马卡列维奇一家，被一伙来历不明的人残酷杀害——包括妻子、女儿和一九四〇年出生的一个侄子。

八月三日，在日尔牟纳地区，离利达市以北二十公里处，

一股叛匪——伏拉索夫分子袭击了一辆汽车，车中五位苏军军人被打死，一位上校和一位少校受重伤。

八月四日深夜，位于涅曼和诺沃叶尔尼亚两火车站之间的铁路路基被炸坏三处。

一九四四年八月五日，在图尔切拉火车站(维尔纽斯以南三十公里)，一位共产党员、苏维埃代表被从窗户投入的手榴弹炸死。

八月七日，在沃依脱维奇村附近，第三十九军的一辆汽车遭到敌人伏击。结果十三人遇害身死，其中十一人是同汽车一起被烧死的，另外两个人被匪徒绑架到森林中。匪徒还夺走了武器、军装和所有个人证件和公务文件。

八月六日，到达拉顿村不久的一名波兰军中士，当夜即被一些身分不明的人绑架而去。

八月八日，在利达市火车站和维尔纽斯火车站之间，一列装有军火的军用列车被颠覆脱轨。

八月十日凌晨四时半，数目不详的一股匪徒袭击了西叶西基镇的派出所。四名警察被击毙，在押的六名土匪被敌人释放。

八月十日，在小索列什尼基村，村苏维埃主席瓦西列夫斯基及其妻子，以及企图保护父亲的十三岁的女儿都被杀害了。

八月上旬，在方面军后方共有一百六十九名红军军人被杀害、绑架和失踪。大多数被害者的武器、军装和个人证件被抢走。

在这十天十夜中，有十三名地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被杀害，三处居民点的村苏维埃建筑物被烧毁。

由于匪徒活动频繁和军人被害事件一再发生，我们和集团军司令部都大力加强了保卫措施。集团军司令曾向各部队全体官兵下达命令，只准许三人以上的小组(而且每一人都必须携带自动武器)可以到本部队驻地以外地区进行活动。该命令还

禁止汽车在傍晚和夜间，在缺少必要的保卫人员的情况下到居民点以外地区去。

自今年六月二十三日起到八月十一日止，我共消灭了（零星被消灭的敌人未计算在内）在方面军后方活动的二百零九个敌人武装集团和各种武装股匪，与此同时缴获的武器有：迫击炮二十二门，机关枪二百五十六挺，步枪和冲锋枪三千八百二十七支，马匹一百九十四匹，无线电台四十六部，其中有二十八部短波电台。

方面军保卫后方部队司令
洛勃夫少将。

高频电话^①记录

急！

莫斯科，马丘申收

对四四年八月七日××号电话的补充通知。

我就“涅曼”案件正在搜查的呼号为KAO的无线电台（四四年八月七日截获到该电台讯号后曾立即向您报告过）于今天，八月十三日，又在什洛维奇森林地区（巴拉诺维奇州）发出了讯号。

现将今天记录的密码电文送上，同时我迫切请求您将上一次和这一次的密码电文尽快译出，请您注意方面军反特局没有水平高的破译密码电报专家这一情况。

叶果罗夫。

高频电话记录

急！

① “高频电话”（正确的名称应为“高频率电话通讯”）指高频率的电话通讯联系。

“锄奸”反特总局局长收

专 电

今天，八月十三日十八时五分，追踪电台又一次记录到在方面军后方活动的呼号为KAO的短波电台讯号。

现已确定，发报地点在什洛维奇森林区以北。电台频率是四六二七千周。截获到的电文是五个数字一组的密码电报。从发报的高速度和准确性来判断，报务员的技术水平很高。

以前，呼号为KAO的无线电台只在今年八月七日于斯托尔布兹东南地区被我记录过。

当时即已采取初步搜查措施，但毫无结果。

据估计，发报者可能是敌军撤退时潜伏的特务或空投到方面军后方的特务。

然而，也不排除下述可能性：呼号为KAO的无线电台是国民军某一地下组织的电台。

不能排除的另一可能性是，这是德军的某一股残余官兵发出的无线电报。

我们已采取措施在什洛维奇森林地区寻找电台的准确地点，我们还正在寻找足迹及其他物品。同时采取了一切其他可能采取的措施查明并拘留与敌台有关人员以及情报。

为了及时测定该电台的方位，方面军所属的一切侦察电台都已作好准备，等待敌台再次发报。

阿廖辛大尉的搜查行动小组直接负责这一案件的侦缉工作。

我们已通知方面军所属的一切反特机关、保卫后方部队指挥部以及各兄弟方面军的反特局，要求他们相互配合，共同搜查敌台及与其有关人员。

叶果罗夫。

3 搜查队队员塔曼采夫上尉 ——绰号“飞毛腿”

一大早我就觉得心惊肉跳，心烦得要死。我的最亲密的好友廖什卡·巴索斯就在这座森林里被敌人杀害了。大概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小伙子了。尽管他三周前就牺牲了，可今天一整天我都在情不自禁地怀念着他。

我当时正在外地执行任务，当我回来时，人们已经把他埋葬了。人们告诉我，他全身都是刀伤和严重的烧伤。死前，敌人对已经身负重伤的他施加了重刑，看来这是为了取得口供，他们用刀子捅他，用火烧他的大腿、胸部和脸。最后，敌人朝他后脑开了两枪，把他打死了。

在边防军的初级军事学校里，我们睡在同一张木床上几乎有一年之久，因此，他那长着两个疙瘩的后脑勺和脖子上略带火红色的鬃毛对我来说是非常熟悉的，这一切今天一大早就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

他已经打了三年仗，却在秘密的战斗中牺牲了。就在这一带的某个地方敌人捉住了他（迄今为止也不知到底这是些什么人），把他打伤了，敌人可能是事先设了埋伏。他们毒打他，烧他，最后把他杀死了。我恨透了这座该死的森林！我渴望复仇！如果同他们相遇，彻底清算这一笔血债该有多好啊！这些念头今天一大早就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

情绪归情绪，工作归工作，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凭吊廖什卡，甚至也不是为了给他报仇。

直到昨天下午为止，我们一直是在斯托尔布兹森林中搜查敌人。如果说战争似乎没有给那座森林留下什么痕迹，那么这里的一切正好相反。

一开始我就在离林边大约二百米处遇到了一辆被烧毁的德军司令部的汽车。这辆汽车不是遭到了袭击，而是德国鬼子自己放火烧毁的，这是因为林间道路被大树堵住了，汽车无法通过。

过不久，我又在灌木丛下发现了两具尸体，准确说来，是穿着已经半腐烂的德军黑色军装，已经发臭的坦克兵的骷髅。就在这座原始密林的杂草丛生的小径上，我又发现到处都是生了锈的没有枪栓的步枪和冲锋枪，到处是血迹斑斑的绷带和药棉球，到处散放着子弹箱和子弹袋、空罐头盒和碎纸片，以及上半部是红颜色的德寇用的羊皮行军袋和士兵的头盔。

下午，在密林深处，我发现了两个坟堆，还是新堆成的，大概只有一个月左右，但坟堆已经开始塌陷了。在用白桦树枝匆忙做成的十字架上，烙有这样几个粗体字：

卡尔·冯·蒂连少校 1916—1944。

奥托·马岱中尉 1905—1944。

敌人撤退时，由于怕遭到凌辱而往往把他们自己人的坟堆铲平或毁掉。但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他们却把所有官衔都烙上去了。看样子，他们还打算卷土重来哩。这些家伙真会开玩笑，没说的……

在灌木丛的另一边放着担架。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这两